



作品集

第一辑

YUANZIKONGJIAN
原子空间
MIZANG
迷藏

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

神秘+惊险+离奇

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子空间;迷藏/卫斯理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12

(卫斯理作品集,第1辑)

ISBN 7-80128-404-6

I. ①原... ②迷...

II. 卫...

III. 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762 号

京图字:01—2003—1179号

本作品(《卫斯理科幻系列》)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詹红旗

责任校对/毛家华

封面设计/嘉雯

策 划/嘉雯

装帧设计/嘉雯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

<http://www.zgyschs.com>

电话:64924716 64924761

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880×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

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40元(全20册)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卫斯理

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

心跳加速，我逃逃逃……

哇！快被捉住了，

救命啊！！！！

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

现在，请你深吸一口气，

提起脚跟，放轻脚步，

一起进入这令人

头皮发麻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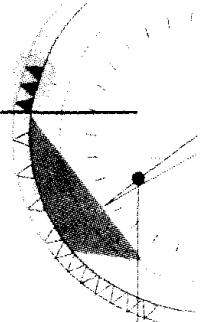
作品集

第一辑

神素灭归壳 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猴探险散
之白毁 之 斯种 真盗命 望继续飞
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二迷真盗命 望继续飞
丛理菌 真空密 少年第 愿继魂
卫斯真 真空密 少年第 愿继魂
人 花奇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月亮年睛锁险爱神
石底妖蓝蜂奇透明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
钻地妖蓝蜂奇透明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

第二辑

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座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
杀离 阴 星太秘巨头
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
宇 自 幽 快天
者使 罪天使 地狱 星常园
犯天客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
大黑暗死间 火 幻白失
大黑访不无圈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



第一部 最怪异的航机失事

春天的天气，多雨而潮湿，难得这一天却是晴空万里。我心情比天气好，因为昨天，接到未婚妻白素从东京打来的电报，说她在今天可以到我身边。

不但我高兴，老仆人老蔡，一清早就将家中上下，打扫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飞机十一时二十分到，可是从九点钟起，老蔡便叽叽咕咕，不知催了我多少次，叫我快些动身。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我尚未成家，他极为不满。

我一则怕他不断地啰嗦，二则我也实在心急要和白素会面。这些日子来，我只知道白素在有着“亚洲最神秘地区”之称的地方，有过一段非凡的经历，但其中详细情形究竟是怎样，却不知道。当然我急于和她见面，还不止为了想知道她这一个时期中的冒险生活，我和她已有许久未曾相见了！当我到达机场时，还只是十点五十分，白素所搭的那班飞机要半个小时之后才到。这半个小时几乎是一秒钟一秒钟地等过去的。

好不容易，等到了十一点一刻。这时，来接机的人多起来，每一个人的面上都带着愉快而又有些焦切的神色：他们的亲友，立刻就要从万里之外飞来了。

我怕是这许多人之中最心急的一个，我不断地看着手表，好不容易又过了两分钟，飞机应该出现了，可是蓝殷殷的天空上，却一点迹象都没有。

我缓缓地吸着气，心中自己安慰自己：没有事情的，当然不会有什么事，天气这样好，即使是瞎子也可以将飞机顺利飞达目的地。可是，不安在人群之中，迅速地传开来，说笑的声音静了许多，



人人都望着天空，这时候，时间似乎又过得特别快，竟已是十一
点三刻了。

接着，不安的情绪更浓了，接机的人开始交头接耳，面色慌张，
终于有人叫道：“去问办公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两个中年人走出了人群，我跟在他们的后面，又有几个人跟
在我的后面，我们迅速而又沉默地向机场办公室走去。办公室的门
打开，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中年人在门口站了一站，面色十分沉
重，望着我们不说话，而办公室中其他的职员，也望着我们。

他们的眼光十分奇怪，充满了怜悯，我心中不禁感到了一股寒
意，我伸手推开了前面的两个人：“我们在等候五〇七班机，我的未
婚妻在飞机上，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那中年人的声音，十分沉痛：“五〇七班机和机场的联络，十一
时整，突然中断——”他才讲到这里，人群之中，已发出了一阵骚
动，有一个妇人尖声叫了起来。

我忙道：“没有消息么？”

那中年人吸了一口气：“一架军用飞机报告，说发现客机撞毁
在东南五十里外的一个荒岛上。”

我一伸手，按住了那中年人的肩头：“没有可能的，这绝无可
能。”

那中年人无力地摇头，他一定未曾彻底明白我说“没有可能”
这句话的意思。我说这句话，不单为了不希望有这件事发生，我的
意思是指确确实实：没有可能！

联络突然中断一定由于突如其来，严重的破坏。可是飞机不是
发生爆炸，而撞中了一个小岛，巨型的喷射机，飞行高度极高，通
常至两万尺的高空，如何会撞到了一个小岛的山峰上面去？在附近几
百里内，没有一个山峰高过海拔两千尺的，所以我说这件事不可能
发生。

这时，不幸的消息传开，人开始围拢过来，我的额上冒汗，白素
在这架飞机上！我冒出来的，是冰一样的冷汗。

那中年人温和，但是坚决地推开了我的手：“先生，请保持镇

定，情形或者不如报告中那样坏，我们已会同警方，立刻出发去视察。”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和你们一起去。”

那中年人摇了摇头：“不能接受你的要求，希望到现场去看一看的人太多了，而我们准备的只不过是一架小型水上飞机。”

我转过头去，看到一个高级警官正推开人群，向前走来。这个高级警官隶属于杰克中校的特别工作组，叫泰勒，我认识他。我取出了一份证件：“我有国际警方的特别证件，要求参加飞机失事的调查工作。”

泰勒来到我的面前，友善地向我点了点头：“这件事正需要你参加！”

他和我一面说，一面便拉着我向人群中挤去，那中年人跟在后面，办公室其它的职员，则安慰着惶惶的接机者。我们挤出了人群之后，又有三个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两个是失事飞机所属航空公司的代表，一个是青年警官。

那年轻警官在走近的时候，向泰勒行了一个礼：“所有的水警轮都驶往出事地点了，另有一架军机看到了失事的飞机。”

泰勒忙问道：“怎么样？”

那青年警官道：“两次报告是一样的——都荒谬到使人无法相信，绝对难以置信！”

泰勒抽了一口气：“仍然是：飞机的一半插进了岩石之中？”

那年轻警官点了点头。我竭力使自己的心神不再缭乱，我问道：“什么叫作飞机的一半插进了岩石之中？”

泰勒低着头，向前疾走了几步，才道：“我们接到的报告是失事的飞机，插进了一个小岛的岩石之中，你明白这个意思么？”

我和其它几个人都摇了摇头，表示不明白，飞机撞中了岩石，当然跌下来，焚烧，什么叫作“插进了岩石”中？如果飞机的前半部插进了岩石中，那么它的后半部呢？难道留在岩石外面，安然无恙？

泰勒摇头道：“我也不明白，但那空军中尉发誓说他看到飞机



的前半部陷在岩石中，到机翼的一半，后半部则露在岩石之外，像是那小岛上是一大块乳酪，飞机撞上去，就陷进去了——唉，我是在复述那位空军中尉的话。”

我冷笑道：“想不到醉鬼也可以驾驶军机。”

泰勒道：“我们也以为他醉了，或者他是一个十分富于幻想力的人，可是他却能清楚地叫出这架飞机的编号来，这表示他的确看到了这种奇异而不可思议的情形，他是个智力正常的人——而且如今，又有第二个人看到了这个情形。”

我想了一想：“这两位空军人员要和我们同行？”那年轻警官道：“不，他们说他们的神经受了震荡，需要休息。”

我苦笑了一下，一架巨型的客机，前半部陷进了岩石中，后半部却安然无恙地露在外面，这的确会使人神经受震荡，我们这里几个人，还未曾见到这种情形，只不过听到，便已经面色变白了！

一辆小型吉普车将我们送到一架水上飞机的旁边，在机旁，又有两个人在，经过介绍，这两个人是机场的飞行问题专家，一般的飞机失事，他们只要到现场拣起碎片来略作研究，便可以知道失事原因。

他们两人带着很多应用的仪器。驾驶员向众人致意之后，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随即破空而去。我的面色极之难看：“如果不是有意外的话，现在——”我看了看手表，已是十二时三十分：“现在我已经和未婚妻一齐到家了！”

十二时五十分，看到那个小岛了。泰勒的手中一直持着一张地图，这时，他紧张得面色发青：“就是这个小岛，就是这个！”

那小岛和海中的任何荒岛并无分别，有相当高且直上直下的峭壁，峭壁的另一面则十分斜，整个小岛，其实就是一座自海底冒起来的山峰。那飞机呢？我没有看到，照理来说，我应该看到，如果那飞机真的是插进了岩石中的话，我应该看到它。

但是我却没有看到！

我叫了起来：“不是这个小岛！”

泰勒抬头向窗外看去，当然他也没有看到什么飞机，他连忙又

看手中的地图，然后又抬起头来，喃喃地道：“是这里，两个人所报告的经纬度都和这个小岛吻合，一定是这里！”

水上飞机开始下降，机翼下的“船”很快地接触水面，在水面上滑行，溅起老高的水花。水上飞机是绕着那个小岛在海面上滑行的，当飞机滑行到小岛的东南面时，我们看到了那架飞机！

刹那之间，人人都像木偶一样呆着不动，飞机剧烈震荡，显然是驾驶员也大受震动，几乎令水上飞机失去控制的缘故。水上飞机又绕着小岛掠了过去，直到又回到了小岛的东南，停了下来，我们也再度看到了那架飞机，才有人叫道：“天啊！”

叫的人是两个飞行问题专家之一。别以为那架飞机真的是插在岩石中。不是，它不是插在岩石中，而是跌在沙滩上，它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我的意思是说它的一半，它的后半部，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那么，它的前半部呢？它没有前半部。

是的，在沙滩上的只是半只飞机！

阳光照在那半只飞机上，发出亮闪闪的银辉，只有半只飞机恰好齐机翼后部断去，像是有一柄硕大无朋的利刃，将飞机从中剁了开来一样。

好一会，才有人打开机门，放下橡皮艇。

没有人说话，只有我问了那两个专家一句：“这是怎么回事？”

两个专家的一个道：“可能是一股突如其来的气流，将飞机切断了，你应该知道高空气流的厉害。”

我没有再问下去，因为那专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连他自己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而他的话充满矛盾，不要说在这样的天气是不会有突如其来的气流，如果有的话，半只飞机从高空跌了下来，能够这样完整无损吗，能够看来那样安详地在沙滩上吗？而且，飞机的前半部呢？机上的人呢？

当我踏上了橡皮艇之际，我被这一连串疑问弄得我像是踏进了冰箱里，遍体生寒。

那不单是因为和我阔别已久的白素在这架飞机上，而是整个

事情，实在太诡异了。我已知道，连同机上服务人员，在这架飞机上，有着八十六人，这八十六人，如今都陷入了什么境地之中？

我和泰勒首先跃上了沙滩，向前奔去，到了那半架飞机的残骸之前，飞机尾部略陷入沙滩之中，没有燃烧的痕迹，没有爆炸的痕迹，我们又迅速地绕到了飞机的前面，那时候，我们这几个人，更是没有一个说得出来。

从远处看来，飞机像是被一柄巨大的利刃切成两半，从近处来看，它简直就是被一柄巨大的利刃所切开来的，像是果刀剖开苹果一样，切口平滑，丝毫也没有卷口，所有的一切，在经过“刀口”之际，都断成两半！

而机舱内部则是空的，空得一无所有，没有人，没有椅子，没有一切，只有空的机舱。

我们又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天，天空碧蓝，几乎找不到一丝浮云，我们抬头看天的动机一样：心中感到了极度的惶惑，所以都想看一看，在上午十一时，究竟天上产生了什么样巨大的力量，使得这架飞机成为这样子？还有半架飞机，和机上的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根据先后两架军机的报告，这架飞机本来是“插”在岩石上的，现在跌下来，它的前一半难道还“陷在”岩石中？

这是荒唐透顶的想法，但即使这样假定，也找不到任何痕迹。

我们这些人的眼光，从碧蓝的晴空，转到嶙峋的岩石上，岩石上何尝有过曾被飞机“插进”过的痕迹？何况，“飞机插入岩石”，无稽之极！

那两个飞行问题专家面色苍白地在摸着飞机的断口，我一直跟在他们的后面，想听取他们两个专家的意思，但是他们一直不出声。

小岛屿上静到了极点，只有海水缓缓地拍着沙滩时所产生的沙沙声，但突然间，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却响起了一种十分奇异的声音。有点像飞机声，但是却又夹杂着一种“嗡嗡”声，似乎还有人在高空大声叫嚷，我们连忙抬头向上看去。

可是天上却仍然什么也没有，而那种声音，也立即静止，就像刚才根本没有这种声音，全是我们的错觉。

我忙道：“谁有望远镜？”

泰勒递了一只给我，我仿佛看到了有一点银光，闪了一闪，但是随即不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可能那是一架路过的飞机，可能，可能，不知怎地，我的想法变得莫名其妙，我竟想到，那可能是飞机的前半截，还在继续飞行！

那两个专家苦笑着：“我们怎样作报告：一架飞机断成了两截，另一半不见了，只有一半，完整无损？”

我指了指那半截飞机，心乱如麻：“看来你只好这样报告了，这是事实！”

那两个专家怔怔地站着，一言不发，这是超乎每个人知识范围以外的事情，除了发怔以外，还有什么事可做？

我走开了几步，在海滩上拾起了一枚贝壳，螺的天地就在一枚贝壳之中，人类的天地呢，就在地球上，地球在整个宇宙之中，和一枚贝壳在沙滩上，有什么分别呢？人类直到如今，连闯出地球还未曾做到，人类的知识又有什么值得夸耀？

（1986年按：这个故事写于二十多年前，人类的宇宙飞行不及今日，但今日，这句话倒也适用。）

我握着那枚贝壳，在沙滩上沉重地踱着步，泰勒他们站在沙滩上，望着全速驶来的水警轮，用无线电话告诉水警轮的指挥，水警可以不必再前来了。

本来，警方出动大批水警轮，准备来拯救伤亡，可是如今连人影也不见一个！

我提议自己留在这里继续研究。

泰勒答应了我的要求，他又命令道：“七〇四号水警轮，继续向前进。”他转过头来，对我道：“这艘水警轮由朱守元警官指挥，他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年轻人。”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朱守元这个人，他曾破获过不少海上走私案件，是一个能干的警官。



泰勒和其余人，匆匆地登上橡皮艇，向水上飞机划去。

小岛的沙滩上，只剩下了我孤零零的一个人，那种诡异的气氛也就更甚。

我望着那半截飞机，希望这时在机舱中突然走出一个人来，我不敢奢望那走出来的人是白素，只希望有一个人出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向飞机的机舱中走去，进了机舱之中，我一直向机舱的尾部走，空无一物的机舱给人以进入一口棺材的感觉。我来到机尾部分，那里是侍应生休息的地方，和机上调弄食品的所在，我大声地叫着，希望有人应我，但是我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回答。

而且，我还发现，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机壳，像是有一场强力的飓风，将一切可以刮走的东西，尽皆卷走了。

我颓然地在机舱中坐了下来，双手紧紧地捧住了头，喃喃地道：“给我一个信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眼前突然一阵模糊，那阵模糊是由于我双眼之中含满了泪水之后所产生的，在朦胧中，我恍惚看到了我面前多了一个人。我陡地站了起来，我面前的确是多了一个人，但却不是白素。

那是一个穿着十分整齐的警官，年纪轻轻，高额、薄唇，一看就知思想灵敏，意志坚决。

我站起来，他向我立正、行礼：“朱守元，奉上级的命令，接受你的指挥。”

我疲乏地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握：“欢迎你来帮助我。”

朱守元转动着眼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先使我有了好感，眼前的情景，他从来也未曾遇到过，但是他却毫不惊惶，这表示他有着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探索事实真相的非凡决心。

我摇头道：“直到如今为止，一点眉目也没有，一架客机，八十六个人，在良好的天气中飞行，联络中断，接着，有人看到它插在岩石上，而至我们赶到时，便是这个样子。”

朱守元望了我半晌，突然道：“听说，你的未婚妻正是在这架飞机上？”

我转过头去，回答他的声音，也变得十分生硬：“是的。”

朱守元道：“对不起，你有什么吩咐？”

我默默地走出机舱，朱守元跟在我的后面，我向小岛上指了一指：“这个岛并不大，你指挥所有的人去搜索，找寻一切可能属于这架飞机上的东西，不要错过。”

朱守元跑步而去，不一会，几艘快艇，载着三五十个警员，向小岛驶来，十分钟后，这三五十个警员，已遍布小岛的每个角落。而在水警轮上，还有十来个有潜水配备的警员，正在陆续下水，在小岛附近的海域搜索。

我也参加了搜索的工作，向那个山峰攀去，心中想，如果那飞机曾经停留在岩石上，那么多少会有一点痕迹。可是，直到攀到了山顶，仍是一点发现也没有。

我和朱守元一起攀上山顶的，同时看到了一样东西，在山顶一块岩石上，那是一块正方形的金属块，大小恰如一只方的乒乓球，在太阳光中，闪着银辉。

朱守元快步走向前去，想将那个金属块拿起来，可是他的手放在金属块上，却并不取起来。

朱守元退后了一步，面上现出了讶异之极的神色来：“卫先生，你……拿拿看。”

我伸手去取那只金属块，可是也拿它不动，那么小的一块金属，我竟拿不动！天下还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事情吗？

我用更大的力道，但是那块小小的金属，却仍然不动，用力去推，用的力道之大，相信那金属块就算是从岩石中生出来的话，我也可以连石头一齐推倒，可是金属块仍是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候，朱守元忽然叫了起来：“卫先生，你看！”他的手指着一株松树，树干上的皮被人剥去了一大片，白色的松木上，写着一行整齐的英文：“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得起或推得动半架飞机。”



第二部 自天降下两个怪人

我眯着眼睛，将那行字又看了一遍，不错，那行字是这样写的。

然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自然没有一个大力士可以拿得起半架飞机，那是白痴也知道的事情，那么，树干上的这一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说“一架飞机”，却说“半架飞机”，“半架飞机”……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起来，不知该如何才好。

朱守元则仔细地在察看着那些字，他看了好一会，才道：“这是用一种火焰烧上去的，卫先生，你看这些字深入木里，只怕经过三五百年，仍旧可以和如今看来一样清楚！”

我吸了一口气：“先别研究这行字是怎样写上去的，你得研究它是谁写上去的，为什么留一行字在这里，那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朱守元抬头望天，而我则凝视着那一小块金属块，我发觉那一小块金属块似乎在摇动，我定睛看去，不错，它是在动——会动的金属，这究竟是什么，我伸手去按住它，等到我按住它之后，我才知道移动的不是那块金属，而是承受着金属的那块大石，那块大石正在慢慢地倾斜！

大石又是怎样会倾斜呢？我后退了一步，仔细看去，只见大石在向下陷去，在石旁的浮土，因为大石的下陷而翻了起来。

看情形，像是那块大石因为不胜重压，所以才在向下面陷去的，但是大石上却没有什么东西在压着，只有那一小块金属，而那一小块金属，不过寸许见方。

朱守元也回过头来看,看到了大石正向下陷去,他失声道:“什么事,地震?”

我还没有回答,便看到那大石倾斜的势子突然加速,倒了下来,三尺长的石根,从浮土中翻起。

而那一小块金属,滑下了大石,山顶上的面积十分小,它在滑下大石之后,撞在另一块石头之上。

那一撞的力道,竟令得那块石头露出在外的部分,完全陷进了土中。

那一小块金属开始向下滚去,那么小的一块,向下滚动之势,却使人感到它是一块数十吨重的大石块,整个山头,似乎都在震动!

我连忙奔向前去,眼看着那一小块金属以惊人的速度向下滚着,突然落在沙滩上,一落到了沙滩上,立时沉了下去,浮沙盖了上来,那一小块金属在刹那之间,便无影无踪了!

我仍是望着下面发呆,这块金属是什么呢?它何以如此沉重?如果说它的分量,竟能令得那么大的一块大石倾斜,那么,它直跌下沙滩,不知要陷入多深的地底。

那时,我思绪中乱成一片:不知道那块金属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却隐隐感觉到,这块金属,和这次奇异得如恶梦一样的飞机失事,有着一种奇妙的联系。我以最快的速度攀下山峰,我还可以清楚地记得那一小块金属的陷落地点。

我用手扒了扒浮沙,一点结果也没有,只好在这上面放上一块石头,作为记号。

朱守元这时也已下山峰来,沿岛搜寻的人,又向沙滩集合,蛙人也浮出了水面,他们的报告一致:一无所获。

我默然无语,朱守元站在我的面前,等候着我的指示。过了好一会,我才道:“请你回去告诉泰勒,我很感谢他,同时告诉他,最好不要公布这次失事的真实情形,如果公布真实情形,我想会引起难以估计的一场骚动。”

朱守元望着我,显然还不很明白我的意思。





我向沙滩上那半架飞机指了一指：“你想，是什么力量使得这架飞机忽然断成了两截，而飞机中的一切，包括八十六个活生生的人都消失无踪？是外星人已开始进攻地球了！还是冷战已变成了热战？如果一公开，敏感的人便会发出各种的揣测，会引起混乱。”

朱守元有点无可奈何地点着头：“好，我去传达你的意见。”

我又道：“再请你留下一些干粮，一个帐篷和一艘快艇，我要继续留在这个荒岛上。”

朱守元有些吃惊，他望了望那半架飞机，面上的神色更是不安：“卫先生，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不会有什么用处。”我苦笑道：“我也不以为有什么用处，但是我却需要有一个极端静寂的环境来供我的思索，暂时不想回市区去——”

我之所以要一个人留下来，是因为白素在这里消失的原故，即使她已在空气中消失，我留在这小岛，也可以离得她近一点！

朱守元叹了一口气：“如果不是我职责在身，我一定和你一起留在这里。”

我黯然道：“谢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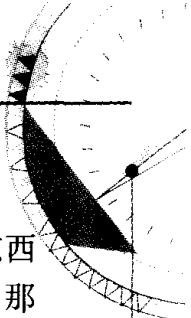
朱守元照着我的吩咐，将一个帐篷，和许多必需品，搬到了岛上，又留下了一艘燃料充足的快艇。

水警轮走了，岛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抱着膝，在沙滩的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望着那半架飞机，如果我有办法使时光倒转，我就可以知道那架客机在飞过这个小岛上空时，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了。这当然是梦想，除非我能以快过光的速度向后退，要不然我怎可能追回已过去的时光？

细细的浪花，拍击着沙滩，几只小小的海蟹正在沙滩上忙碌地掘着洞，岛上静到了极点，我脑中乱成一片！

我呆呆地注视着海水，忽然之间，我又听到天上有那种“嗡嗡”声传来，抬起头，天上什么也没有，那可能是一只野蜂，我想，然而突然间，天际出现了一点银辉。

那一点银辉，和我上一次听到那种“嗡嗡”声之后，用望远镜所观察到的一样，只不过此际，那点银辉却向下落来，到了有拳头大



小一团的程度。

估计它仍在一万尺以上的高空，由于距离远，更由于那团东西发出的光芒十分强烈，所以看不清那是什么，我只是可以肯定，那不是飞机。

在一万尺以上高空飞行的东西，而不是飞机，这使得我直跳了起来。那团银辉闪了一闪，便不见了。

紧接着，我似乎看到有什么东西飘了下来，但因为正迎着斜阳，看不清飘下来的究竟是什么，用尽目力张望着，因为长时间地注视着强光，所以眼前出现了一团团红色绿色的幻影，我闭上了眼睛一会，才睁开眼来。

当我睁开眼来的时候，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沙滩，在离我不远处，已多了两个人。

那令我觉得意外之极，这两个人是怎样来的，我一无所知，一时之间，我除了定定地望着他们之外，绝没有别的可做！

那两个人也望着我，他们身上穿着十分普通的衣服，只不过腰间围着一条十分宽而厚的腰带，有点像是子弹带。

沙滩附近，仍然只有我那一艘快艇，这两个人从何而来？他们衣服不湿，当然不是溺水，那就只有一个可能：自天而降！我又感到一阵紊乱，两个人从天而降，看来他们不像外星人，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

我望着他们，一言不发，他们开始四面张望着，然后又望着我，其中一人终于打破了沉寂：“你是什么人？”

我反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两个人互望了一眼，那一个人又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仍然不回答而反问：“你们是怎么来的？”

那两个人的神色犹豫：“我们……我们是怎么来的？我们是怎么来的？”

听他们的自言自语，竟像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左边那个比较年长的人道：“我想是我们的飞船失事了。”

我更莫名其妙：“什么飞船？”

